

85岁上海作家用『母亲三部曲』深挖家族女性百年故事

叶良骏：写家史，写得痛彻心扉

清晨 5 时 30 分，学者、作家叶良骏已端坐书桌前，笔尖落纸，沙沙声响如同细雨轻叩宁波故园的河面。7 月，叶良骏纪实散文新作《家族记忆：我的阿娘》面世，将于 8 月上海书展举行首发式。这部沉淀了十余年心血的作品，是她“母亲三部曲”的第二部。该书以阿娘（祖母）金宝珍的一生为叙事主轴，串联起宁波镇海老鹰湾叶氏家族跨越百年的起落。书中，阿娘、寡娘、母亲三位叶家女性，身世境遇各不相同，却都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以隐忍与良善撑起家门。从《我的寡娘》到《我的阿娘》，这不仅是记录家族史的过程，更是一场关于孝道、亏欠与自我救赎的灵魂叩问。在故乡与亲情的双重回望中，叶良骏终于完成了这部沉甸甸的生命书写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◆记者 杨鹏侠



▲闵行区杜行西街祖父母的住宅，2023 年叶良骏再去时已不存在



▲1960 年，阿娘（中）与叶良骏的两位妹妹合影，叶良骏与阿娘却无合照，这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



▲叶良骏和父亲叶元章在一起

抢救记忆，为亲立传

叶良骏出身宁波商帮世家，外祖父陈兰荪系宁波总商会会长、同义医院创始人之一，乐善好施；祖父叶尚熊乃南社早期成员，为儒商；父亲叶元章承袭家学，诗词功底深厚。

叶良骏 1941 年 6 月 30 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纪家弄，少时被送往镇海庄市老鹰湾叶家村，由其阿娘抚养。在阿娘身边度过的自由童年，成为她一生中温暖的底色。

2010 年，因宁波植物园建设，老鹰湾叶家村面临整体拆迁。为给后人留下一点念想，村中决定抢救性编纂一部村史。他们想到了叶良骏——彼时她已著述颇丰，是沪上知名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学者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于是，村里郑重邀请她与同族永利太公共同执笔。叶良骏赴上海图书馆查阅叶姓宗谱，仅见一句“茂春、茂芳二公率族自慈溪迁至庄市”；又辗转天一阁、档案馆、文保所、镇志办，竟一无所获。叶家祠堂早于 1949 年前被台风刮倒，木料征用造船后留下一张从未索赔的欠条，牌位散弃，遗址无存。

面对断裂与空白，二人成立族务小组，一家一户走访村

中老人，终渐次捋清脉络。2015 年 9 月，《南阳遗闻》出版，父亲叶元章题写书名并撰代序，述小村自河南迁至庄市之由来。

此次经历使叶良骏深感家族记忆之脆弱与珍贵。自此，她往返沪甬数十次，走访年迈族人，积数十本笔记，兼采父亲自传及口述录音，储备大量素材。2016 年，父亲完成自传，后成其写作《我的阿娘》一手资料。

同年 11 月，百岁母亲猝然离世。丧母之痛令叶良骏悲恸难抑。早在母亲卧床不起时，她守榻前喂饭，见老人不肯进食，便决心将母亲生平完整成书。她含泪向父亲吐露，决意写三本书分别记述母亲、祖母、寡娘。父亲初劝其勿分心，后见她意决便全力支持，叮嘱纪实务求真实，并言“人终有一死，文字能让她们永久留存”。

家族三女，世道百年

父女定下写作次序：先写寡娘，再写祖母，最后落笔母亲。

寡娘是叶良骏外公弟弟的女儿，实为亲姨妈，却身世孤苦：丈夫败尽家产，一双儿女病逝，她以“出寡娘”（侍候产妇的娘姨）为生。动荡年代叶家陷入绝境，她拿出毕生积蓄接济，分文不求偿还；叶良骏儿时想要吃食，皆是寡娘默默出钱置办。“她本是独生女，弟弟家境优渥，她完全可以回娘家安度余生，却执意自力更生。”2018 年，《我的寡娘》完稿，叶良骏写作时数次落泪，“想到她一生饱经磨难，却从未向任何人诉苦，凡事埋头苦干，我实在难以平静”。

叶良骏的阿娘从小父母双亡，由婢娘养大。16 岁时，经媒婆说合，嫁给一个裁缝。那人腿脚不便，且年纪大她许多，脾气却比手艺更坏。嫁过去后，她身上常带着熨斗烫出的疤，夜里

不敢睡沉，稍有不慎便遭受一顿打骂。终于有一晚，她赤着脚从夫家跑出来，夜路又黑又长，头也不回。她以死拒婚，在叔婶家重新拿起针线，缝缝补补又过了几年，练出一手好绣活。

后来，阿娘进了老鹰湾叶家的门。叶家是庄市的首富，田产百亩，在上海南汇开设“叶同泰”糟坊，做酒的生意。可阿娘是侧室，是叶家买来延续香火的“工具”。没有花轿，没有鞭炮，没有喜帕，没有族人相送。一项蓝布小轿停在村口的桥头，轿夫要了“去霉钱”，又点了火把在她脚下绕了三圈。十里路程，航船不肯载她，她只身跟在“送娘子”（媒婆）身后，一步一步走进叶家。

那一年，她 22 岁，丈夫叶尚熊 54 岁。她进门便要签契约，约定生老病死各安天命，不得再与娘家往来。她没说什么，每日天不亮便起身挑水洒扫，伺候丈夫与正室蔡氏夫人，寒冬腊月里忙得一身热汗，待人接物温顺谦卑。日子久了，蔡氏夫人也点了头，说她是本分人。

阿娘一字不识，却聪明好学。丈夫经营酒坊，她在一旁默默听着看着，慢慢也能出些主意。她参与创制的果酒，为叶家添了不少进项。可她从不肯铺张，夜里儿子不用读书，她便将灯芯拨得小小的；烧饭只用稻草，大火煮熟后便熄了柴，靠余温焖透；她带着孩子们去田间拾枯枝野草，自己下田种稻、纺纱织布。家底再厚，她也只说一句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有时要想到无时。”

叶良骏至今记得：“我身上衣物破了，她便绣上花朵缝补。她原本目不识丁，嫁入叶家后，自学识字，能读懂《三字经》。夏夜在河边石凳上，她给我讲述月亮婆婆、太阳公公等民间传说，为我构建出广阔丰富的精神

世界。”

然而时代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善良就绕道而行。土改时，家里还剩 44 亩田，她戴上了“地主分子”的帽子。田产、房屋、家具，一夜间分得精光。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守护一生的家业化为乌有，不敢哭，也不敢出声。到了 1960 年，仅剩的一楼一底也被生产队长骗走，她被人扫地出门，借住在教堂和旁人的小屋里。每个月 10 元钱，她买米、买柴、买油盐，一分一厘都算计着用。

叶良骏回乡养病时，阿娘扭着小脚走几里路去钓鱼，给孙女补充营养。阿娘饿着肚子，却在门口遇见乞丐时，把饭菜全端了出去。她说：“我家三代良善，不能在我手里断了。”幼时的叶良骏问她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好，她只是笑笑说：“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作恶自有天谴。”

1952 至 1966 年 14 年间，她独自承受时代冲击。叶家后辈自顾不暇，不敢回乡探望；阿娘身患哮喘，孙辈无人买药照料，直至离世。“当年家中遭变故，我们后辈自身难保，不敢回乡探望，这份亏欠终生无法弥补，”讲到动情处，叶良骏屡次哽咽，“祖母一生吃苦受难，我们后辈却未尽孝道，连她离世的寿衣都未曾置办。”

为善最乐，读书便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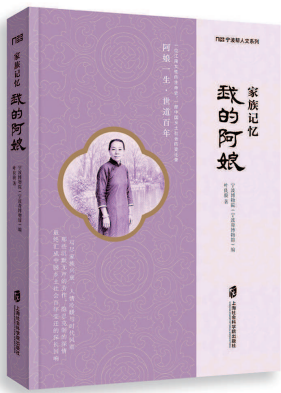
叶良骏说，苦难不是用来沉溺的，是用来记住的。记住阿娘怎么熬过来的，记住寡娘怎么站起来的，记住母亲怎么撑住一大家子的——然后便知道，人这一生，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。即便在最困难的年月，母亲依然雷打不动地每月给阿娘寄 10 元，给寡居的姑母寄 10 元，给寡娘 5 元工钱。三代女性用一生践行着“为善最乐”——

行善不求回报，看见他人脱离困境，内心便获得安宁喜悦。

“读书便佳”在叶家不止指书本学问，更要求读懂人情世事、善恶分寸。叶良骏 6 岁赴上海求学，自幼接受父亲系统教授古典文学，每日背诵诗词、练习书法，家中藏书无限制供她翻阅。“父亲逼我背诗千首，让我懂得什么是‘读书’。正统的传统教育，塑造了我端正的品行，这份正直大多承袭自父母。”代代坚守之下，叶家后辈皆接受高等教育、家庭和睦个个成长，是家风教化最直观的印证。

叶良骏从祖辈的事迹中，提炼出“宁波帮”精神的“诚、勤、善、创”内核。“诚”乃诚信、诚实，是为人之本、经商之基。在她看来，宁波帮的先辈们正是因为怀有这颗善心，才能在致富后积极兴办学校、医院，扶助乡里弱小，回馈桑梓。祖父叶尚熊看到上海市场黄酒独大、白酒滞销，便将祖母参与研制的果酒起名为“泰酒”，这酒老少皆宜，又有个人人喜欢的好名字，很快就风靡江南市场；外祖父陈兰荪以钱庄起家，进而开拓电厂、纱厂、面粉厂、商铺，担任钱业工会、商会会长，最终成就一番事业。

“我把这一切写进书里，不是为叶家立传，是为所有在时代洪流中默默扛起家族的女性立传。”书稿完成之际，叶良骏长舒了一口气，心中却满是感恩。她引用阿娘常说的话说：地上一个人，天上一颗星。“她一生行善，是乡间公认的好人，肯定上了天堂，变成了银河系最亮却最不起眼的一颗星。”《我的阿娘》这本书写尽了阿娘的一生，却写不尽后辈的歉疚。“但我相信，她不会怪我们，只会像以前一样，摇摇头笑着说：‘马马虎虎’，而我们，情何以堪！”



《家族记忆：我的阿娘》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）